

飛行員與我 ◎ 江彥甫

瀛苑副刊

還記得第一次踏入那所大學校園的情景……。

當時的我，好不容易才擺脫聯考的暴風圈，卻又旋即陷入選填志願的迷霧中。為了避免走錯生涯規劃中的第一步，經過審慎抉擇，我決定騎車到這所學校的校園看看，順便與心目中理想的系上助教聊聊，希望藉此獲得有用的相關資訊。

經過一個小時的尋尋覓覓，我終於抵達了目的地。進入校園，舉目向四周望去，可以從一棟棟新穎的建築外觀下，感覺出校方為了追求現代化、邁向國際化所做的努力。走著走著，好不容易找到心目中理想的系所辦公室，並且就選填志願的需要，順利蒐集到一些值得參考的資料。等到一切都告了個段落的時候，我踏著輕鬆滿足的步伐，任由自己在寬廣的校園裡漫步。由於此刻也感到有些疲憊，我便隨性坐在學校獨有的海事博物館內的椅子上，稍作休息，而且不知不覺中就睡著了。就在朦朧恍惚之際，突然發現有人猛拍我的肩膀，並且對我大聲說道：

「喂！你坐到我的帽子了！」

「什麼？喔，對不起……」驚嚇之餘，我趕忙站了起來，並且退後數步之遠。定神望著眼前這位看來有點「俗」、穿著像是四、五十年代飛行服的陌生人，我一臉狐疑的問：「你……真的是飛行員嗎？」

「廢話！」，他戴上那頂快被我坐扁的帽子，操著濃濃的日本腔調說道，「你沒看到我身上的飛行徽章嗎？我可是堂堂的日本皇軍飛行員，駕著我那架編號72號的零式戰鬥

機，可不知道已經歷了多少場的大小戰役呢！」，說著說著，他指了指衣服上的一枚碩大的勳章，「你看看，這可是日本天皇親自頒給我的哩！」，神情中透露著驕傲與自負。

「哼！」我在心裡面咒罵著，「你這什麼態度啊！有勳章就了不起啦！老子到西門町就可以買一打給你，上面還刻著9999純金的呢！」

接著他問道：「你是新來的嗎？」，「我是……」我還來不及回答，就聽到他喃喃自語地在講，「上級有派人來嗎？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？」然後，他大喊著：「小子！你跟我到停機坪去看一下！我的飛機好像出了點問題。」

「我不要！」，面對他無禮的態度，我反射性的吼了回去，「不要維持我的尊嚴，因為我不喜歡你對我講話的態度，而且我也不是你的部下，我最討厭被別人指使、指使去。除非」，我加了一條但書，「除非……你真誠意向我道歉，否則我不會答應你的要求。」

此時，他的臉上忽然閃現出一絲落寞的神情，原本高傲的態度也變得比較溫和。「對不起，」他說道，「我不是故意的！我的脾氣是暴躁了點，希望你能夠原諒我。」接著，他像是一種渴望尋求知音的心情問：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到停機坪看看，順便讓你參觀我的駕駛座，我來的時候你如何開飛機，怎麼樣？」「好吧！」，看著他誠懇的態度，我也欣然接受他的道歉和邀請，「不過你可不能再那種口氣跟我說話。」

「當然，當然，我保證。走吧！」

之後，懷抱著興奮的心情，我登上夢寐以求的駕駛艙內參觀。「哇！這儀表板怎麼這麼小呀！」，「咦？這排燈是

做什麼用的呢？」，「嘿！這個叫做把手嗎？這要怎麼操作啊？」我像個剛學會說話的小孩一樣，霹哩啪啦地問他一大堆問題，他倒也真的不厭其煩地向我解說所有問題。說真格的，我著實上了寶貴的一課。

就當我還意猶未盡的時候，他突然露出極端恐懼的眼神對我大喊：「小心！有飛機來空襲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，我還沒回過神來，「轟」的一聲巨大噪音，眼前所有景物突然都消失不見了。剎那間我從睡夢中驚醒，環顧四周，一切似乎仍平常如舊。摸摸已被汗水浸濕了的襯衫，我大大地喘了口氣，希望我的情緒能夠稍微平復下來。「還好，這只是個夢而已。」雖然在內心安慰自己，那夢境卻逼真到足以使我懷疑：難道真有那名飛行員嗎？他怎麼進入我夢裡的？

帶著種種想不透的問號，我準備起身回家。途中，還經過那幾架停放在海博館旁邊的老舊戰機。就當我無意間看到其中一架飛機時，赫然瞥見駕駛員在擊落飛機記錄的那塊面板上，刻著一行小小的字，「零式戰機72號」。

我不自禁地呆住了！這究竟是巧合？還是另一個時空的「邂逅」？